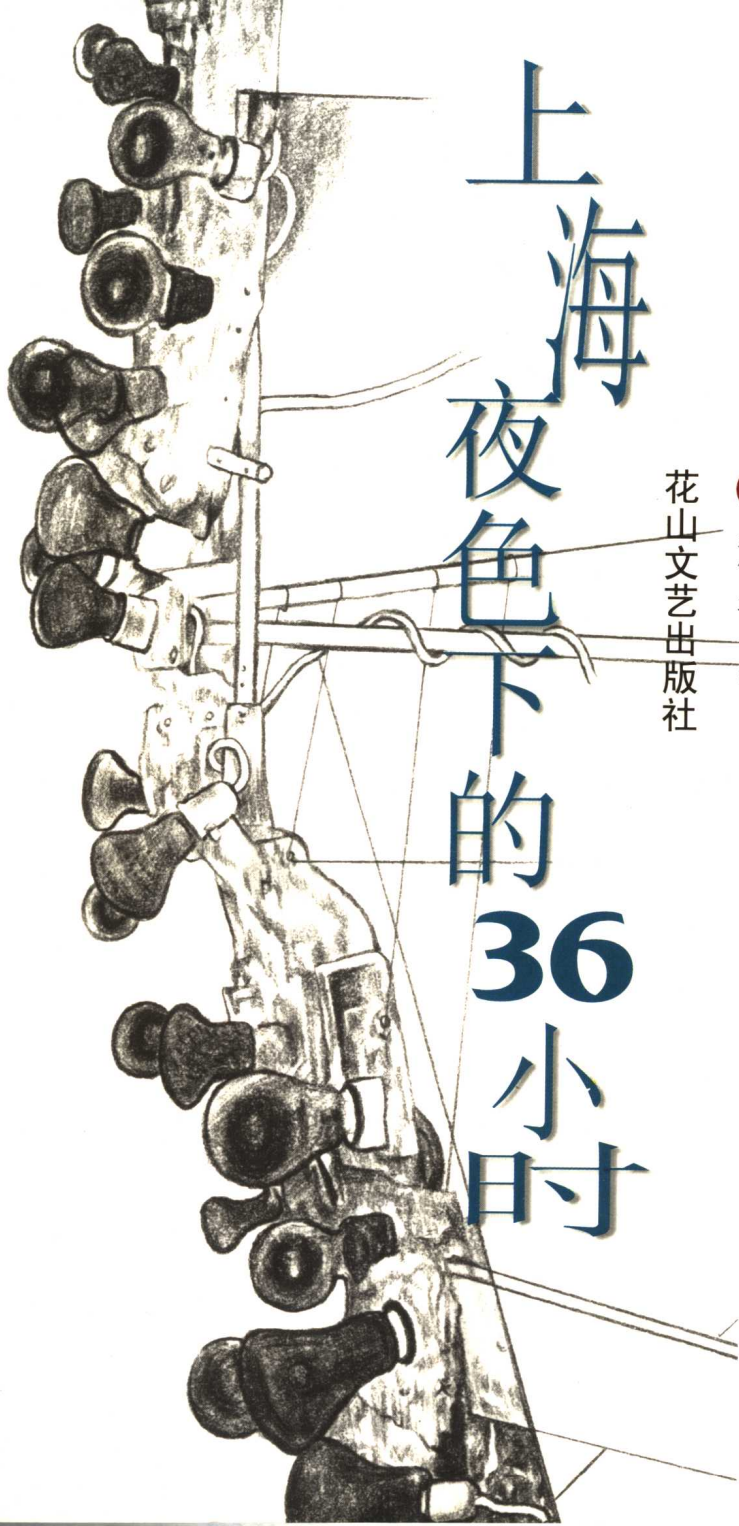


SHANGHAIYASEXIADE36XIAOSHI

● 程青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上海 夜色下的 36小时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主 编 牛玉秋

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

花山文艺出版社

程 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程青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4

(驿路梨花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牛玉秋主编)

ISBN 7-80611-990-6

I. 上… II. 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287 号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

程 青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吴 琳

美术编辑:杨怀武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18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7.00 元

ISBN7-80611-990-6/I·889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Xiàn shí zhū yì de xīn jīng guān (zǒng xù)

牛玉秋

这套丛书包括阿宁的《坚硬的柔软》、红柯的《金色的阿尔泰》、叶弥的《耶稣的圣光》、西飏的《河豚》、万方的《没有子弹》和程青的《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把它们称之为别致现实主义,是因为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和表现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其特点就更加明显了。90 年代全球化趋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写作背景,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下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现代观念或现代手法。这种吸取使得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别具意味和韵致。这就是别致现实主义的涵义。责任编辑梁东方为其取名“驿路梨花”,既准确又极富诗意地概括了它们的艺术特点。驿路的奔波与辛劳正是现实生活全部重量与压力的写照,而观赏驿路边的梨花则表现

出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超越与驾驭。

传统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社会学本体，即通过人物、事件、历史揭示其间的社会学意义。而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则力图突破社会学意义对小说的限制，从生存哲理、精神本位、生命主体的高度上表现生活。

揭示生存哲理的小说一般都要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抽象化处理。像阿宁的《坚硬的柔软》、叶弥的《成长如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哲理化追求。许宾凭借竹子的柔软哲学“主动地减少或放弃与外界的对抗”，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弟弟经历了从“让天下的人都幸福”的人生境界到勇敢地去把不得不做的事做得很好的人生境界，也在商界获得了成功。作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赞赏人物的成功，而是把包含在成功中的苦辣酸咸诸般滋味揭示得淋漓尽致，引发人无尽慨叹与思索。阿宁有三篇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也同样意味深长。《和解》中的素素实际上是失宠的妾，《鸡店》中的小红和《清白》中的“我”则是徘徊在他人婚姻之外的女人。三篇小说从女性心理入手，写尽了女性因对男性的物质或精神依附所产生的种种屈辱、无奈与反抗。

另外一些小说直接从精神层面去把握、表现人物。万方的《和天使一起飞翔》写知青生活，却摆脱了“青春无悔”或“心灵创伤”一类的社会学主题，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与互动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老右派在沦落中表现出精神的圣洁，小流氓的无知与愚昧掩盖不住健康、正常的青春生命力。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健康的、高尚的精神素质彼此吸引、互相渗透。她的另一部小说《未被饶恕》则直抵人的精神困境。郭纪元天性淡泊，又极具耐性，自诩在精神境界上高

过许多人。然而妻子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妻子的不忠，依然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另外像西飏的《当孤独遇到寂寞》，小说题目就是两种精神状态，而作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两种精神状态的细腻区分，就更令人拍案叫绝。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体验的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以红柯的小说最为鲜明突出。在《跃马天山》中，马仲英过人的勇气和勃发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还是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中，都显得一往无前、熠熠生辉，使那些阴谋诡计、纵横捭阖顿显猥琐龌龊。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生命的辉煌是衬托在大自然的雄伟与严酷的背景之下的。红柯赋予了他的人物以极浓烈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营长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生命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滋养下，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伟力，沙漠变成了绿洲，荒野长出了庄稼。而在阿宁的《奔跑》中，生命体验则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两个失去了奔跑能力的残疾人，把自己每天的出行都叫做“跑一圈”。已经丧失了的生命能力在想象中的重现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是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别致现实主义的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了荒谬效应。荒谬本来是现代派文学的泛现象。现实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点，因此不可能全盘接受诸如世界根本无意义、无逻辑、不可知等一系列观念，但荒谬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却是现实的。万方的《没有子弹》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呢？的确，生命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王高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承担责

任。小说以王高对生命意义的浑然无知展示生命意义的被忽视；以王高的易于满足揭示着得不到满足的渴求。“没有子弹”正是应该向生活报复却苦于没有理由这样一种荒谬现象的象征。善写都市的西飏在《向日葵》中把他的主人公投向草原，去为一个剧组的外景种植一片向日葵。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都市的郑鹰与乡土的王人造相遇了。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与限度都得到了最大的表现空间。而那最终也没有等来的剧组，则使得整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了几分相似。在阿宁的《月色下的飞翔》中，荒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小说最终揭示出弱者原本是腐败的温床时，弱者先前的愤怒、屈辱、自律乃至反抗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嘲讽。读者则产生了落入自挖的陷阱的荒谬感。在叶弥的《现在》中，随着一个自称是全金的老女人的出现，一段荒谬的历史被揭开了。一个战争年代受害的女人的经历本不出奇，奇怪的是周围人们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对一个谎言的维护。而谎言一旦成为历史，荒谬就难以避免了。

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讲求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投入，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郭沫若之于蔡文姬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而别致现实主义则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态度上，都极力与人物和故事保持适度距离。在叙事方式上，他们对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加以限制；对第一人称的特定视角即部分视角加以扩展。他们对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明确区分则进一步丰富了叙事手段。程青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都属

于此类作品。在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危机中，在吕非的感情交往与抄袭事件中，“我”都既不是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毫无关联的旁观者，从而设计出一个进出自由的叙事角度。既可以非常客观地叙述故事，又可以非常便利地评判人物和事件。西颀的《向日葵》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叙事，而当“我”不在场时又不着痕迹地转换为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这种转换并不仅仅是为了叙事的便利，它还隐含着更深的意义：在大都市的生活中，“我”和郑鹰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别致现实主义在叙事态度上灵活地运用了自嘲、反讽和调侃等方式。西颀的《河豚》开始时很像一个传统的寻宝故事，不过他很快就在这个故事里套上与尼姑的情感有关的弈棋故事，接着又套上了一个盗窃一百万现金的故事，这样就使得叙事充满了诱惑。不过最为精彩的还是它的结尾：因为没有找到金子，男女主人公都做了反省和思考，然而当新的诱惑目标出现时，他们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这样一个结尾顿时赋予整个故事以强烈的反讽意义。

在感觉描写上各逞才情可以说是别致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这些小说都善于描摹心理感觉。阿宁的《谎言》、叶弥的《城市的露珠》、万方的《空镜子》都各具特色。感觉与想象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础。丰富细腻的感觉是想像力腾飞的基础，想象的发达又可以极大地滋养和发展感觉能力。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想象除了绝对依赖感觉材料以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日常理性的原则，而别致现实主义则以其在感觉描写上的超常与变形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感觉的超常与变形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体验与感觉借助想像力的无限延伸。别致现实主义的想象并没有脱离对感觉的依赖，但它的

无限延伸却常常背离了日常理性原则。在红柯的笔下，麦子能够抓住太阳，玉米的幼芽能从伤口中长出来。枪也会害怕，“大汗淋漓，瑟瑟发抖”。而在《狼嚎》中，小说的情节就建构在一个匪夷所思的想象上：一只狼的狂野和强悍，通过一个女人，震慑了所有的男人。西飏的特长是营造某种氛围与气韵。氛围和气韵原本是虚的，但由于它是作者亲身体验过的，所以，对作者而言，它又是“实”的。西飏就把这种真实的体验用文字营造成几乎可以触摸的东西，再传达给读者。像《青衣花旦》原本写的是两个风尘女子，但由于氛围和气韵的含蓄优雅，就使得她们身上没有一点儿俗媚，一个明朗，一个忧郁，却同样清新自然，还有一点点寂寞。而在《床前明月光》中，东平的热诚，纯子的质朴，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浓浓温情之中。不张扬，不做作，犹如清泉春雨，温润明净。

其实，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属于新生代，即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他们开始创作的初期都曾经在艺术上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他们早期的艺术追求也以不同的方式营养、滋润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正在引起文坛的重视。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正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程青——另一种现代

Chengqing——Ling yi zhong xian dai

刘震云

程青的小说青春而沧桑，“现在”而现代。我们总以为先锋和现代离“现在”很遥远，程青一个箭步就跨越了这个鸿沟——她像在唱京戏和跳芭蕾；我们总以为先锋和现代需要坐在书斋里拿着高倍放大镜破译，程青却在唱戏和跳舞的时候就卸了戏装——除了“情境”在告诉我们戏就在生活和生活就在戏场上，她的语言也是那么平易近人——近人得都有些“唠叨”了。

程青的小说理应畅销。

程青每一篇小说的开场都让我们兴奋——她又要带我们上路了，又要坐火车和飞机了，又要打破“日常”和“现在”了。这个兴奋不仅表现在开场，到了路上也没人告诉你到哪里去——因为程青的目的就是没目的，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到哪儿算哪儿。这就让人心中没底又不好中途撒手。无论

是欧洲、东北、海南或上海，人物的面目都有些模糊不清，情节的发展摸索婆娑，我们像隔着一层纱幕在观看皮影表演——通俗可亲的外表之下，终于露出现代的面目和透出先锋的味道来了——这就是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的重大区别——它的目的性并不那么明确和功利。它信息密集而不好判断——让我们从判断的阅读习惯中跳出来，我们读程青的小说就会豁然开朗。

程青的小说理应受到更大的尊敬。

再看情绪。令人吃惊的是，程青小说中流动的情感与婆娑迷离的情节有一种悖反——书中漫无边际的情感流水之侧还有一个规定的渠道可寻。每篇小说都有一个“以我为主”的叙述人。这个叙述人在把握着所有场面、境遇、人物和情节的流动和变迁。对于这种带明显个人化的叙述，我们虽然觉得她有些武断，潜意识中也已经在伺机“反控制”，但这时我们已经踏入程青结构的陷阱。她要的就是这种作者和读者智力和经验的较量——这又涉及到结构的现代了。

从她力图控制一切的举动看，程青除了现代，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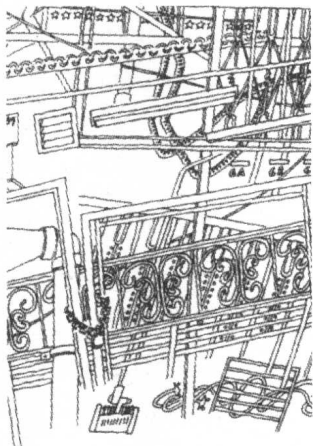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一下程青小说的“主旨”。用“主旨”而不用“主题”是为了与程青小说的现代性相匹配。程青的小说总是在讲人物心理相对于客观“现在”的变化而抖动出的波纹、震颤、山崩地裂的滑坡或者是峰回路转的平稳过渡。情感是重要的，但它重要不过时间和变化——当这种“现实”屡屡再现时，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任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时间说。——重视心的抖动超过百年沧桑，程青通过她独特的现代主义之路，已经和她的小说一道走得很远了。

3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

程青的现代不同于别人。

于是这些小说就特别值得阅读。

1998.12.18



目 录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牛玉秋 1

程青——另一种现代 刘震云 1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1

风花雪月 79

编 外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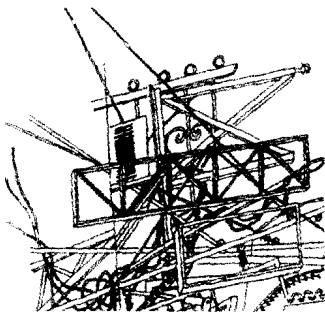
驻 外 163

海南是个迷人的地方 217

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 271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Lian shang lou chu xing fu de xiao rong



1. 背景

事情的临头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星期一早晨我们新闻中心七个副主任之一的靳同义打开新到的《人世》周刊就大叫一声：“这么有名的杂志都敢公然抄袭啊，”他随后加上一句，“×他妈的！”

我们副主任靳同义向来是谦谦君子，他的后一句话尤其显示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低头飞速阅读着手中的杂志，脸色泛红。他的情绪很感染人，当即我们这些刚刚进入办公室的人都向他围拢过去。靳同义指着页码很靠前的一个通栏标题，手指灵活地哗哗翻动着杂志，让我们看到抄袭的篇幅竟然如此之大，然后他愤然地把那本刊登着剽窃之作的刊物扔到了面前的办公桌上。摊开的《人世》天真无邪地散发着油墨的芳香，越过我们受到侵害的副主任的上半身无所顾忌地钻进我们的鼻孔。杂志在伸出的手上传来传去，一片眼睛里都

流露出职业的专注与无私。暂时还没有人表现得与靳同义同仇敌忾，但我猜想这一刻马上就会到来。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了那么一点预感——这也是我事后没有分析出原因的——我想这抄袭的人可别是吕非啊！我伸过头去看，在我同事的手指缝里瞥到了那两个印刷得四四方方、眼熟无比的字：吕非。天哪，这真叫我脸红心跳，假如当时我跟吕非的关系再近一点儿，我想我恐怕会一头栽倒在地。如果是另一份杂志，我也会有侥幸心理，会认为是另一个也叫吕非的人干的。可惜我的朋友吕非恰恰供职于这份赫赫有名的号称具有全球眼光的专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刊物，也就是说，可以断定非他莫属了。这吕非真他妈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后果吗？如果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小写手这么干一回也就罢了，换个地方更名改姓可以接茬儿再来。可他差不多算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当记者五六年，五六年的功夫花下去，已经混成了一个有头有脸的名记。凡是北京有动静的演出，国外来的展览，有说道的各路名人聚会等等，差不多都有他的份儿。如果某一段我跟他见面频繁，简直连读报和看电视新闻都可以免了，从他那儿知道的绝不会比从正当渠道知道的少。熟悉吕非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全才：能写（文章），会拍（照片），同时还具有超凡的活动能力和编撰能力。看他文质彬彬往那儿一坐，有时也是沉默寡言的，但只要话匣子一打开，内幕黑幕无所不知，真的假的知无不言。出去采访我们都喜欢跟着他，总能蹭上点儿什么。他有本事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打通一切别人一筹莫展的关节，不放过任何一个钻营的机会，下刀子永远稳准狠，敲骨吸髓、挖墙打洞没有他不擅长的，天生就是块好记者的料。让我们很不服气又非常佩服的是吕非走到哪儿

都能吸引无数目光，男男女女都莫名其妙地对他有兴趣。圈里的小记者们时常会为得到吕非的青睐沾沾自喜或彼此吃点小醋，包括我。我一直也在一边观察和琢磨吕非究竟凭借什么魅力如此颠倒众生，最后是差点把自己也玩折进去。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从大的方面把吕非说清楚。我想他既不符合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也不是一个“四有”新人，跨世纪干部更没有他的份儿了，但他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一个挺邪的称得上是坏孩子的人，一个非常另类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把这几条作为做人的标准？如果有，那吕非绝对是个出色的人物。做个能让我们喜欢并且服气的坏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需要有另一种气质和才华。吕非就有。除了新闻报道，他还时常兴之所至写一些诸如《吾本好色》、《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饭局》一类令人捧腹的闲文。说起黄色段子从来是全国最新版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带着基层泥土的芳香”，但我们怀疑其中一定有不少是他创作的，如果评奖，他应该是可望得到最佳原创奖的。还有一件比较传奇的事，吕非甚至有能耐拉到一笔赞助供他用十六毫米电影胶片拍摄了一部反映当代同性恋题材的纪实短片，不声不响就在美国还是德国获了奖，连我们这些最要好的朋友他都没有透一点儿风。据说里面的性场面都不是偷拍的，如何拍到的？那就是吕非的本事了。这弄得那些同样是使机器的说起来话里话外都是酸溜溜的。如此有能量又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却做这么自毁声名的一件臭事，砸自己的牌子，真让我为他痛心疾首。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一上午我心里那个不自在。

这一天我们办公室的话题始终不离抄袭，都义正辞严地

谴责新闻界的种种剽窃行为。说起来新闻中心的每一个人都曾是受害者，一办公室的人正好有一个机会凑到一起痛说革命家史。平常我们这里可是各自为阵的，还有一些你不服气我我还不服气你的小情绪，这一天可算是有了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题目。最后我听见受害人靳同义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认同姿态说：“我看这家伙是嫩了点儿，不会抄啊，如果连我名字一起抄上，最后再加个小括号注明转载，不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了吗？他等于是帮我们扩大影响，那我不就该请他吃饭了？现在，操，我能饶他吗？”

吕非显然是麻烦了。从早上知道这事起我就一直在心里犹豫要不要跑到别处打一个电话向他通风报信，让他有所防备。如果单从友情出发，这个电话是应该打的，但碰到这么个不怎么像话的问题，我马上发现友情其实是很虚的。你想吧，我怎么好意思开口给吕非一句：“你抄袭我们副主任文章的事把他给惹翻了，你作好心理准备，他要找你算账！”不说我跟吕非的关系还没近到那一层，就真是近到无话不说，我想我也不至于会拿我跟他的关系去冒险。说不定他挺在乎我呢，不愿我知道他的烂事。因此这个电话我是不会打的。

但这件事却把我心里搅得乱乱的。我担心吕非这回肯定会吃亏。他也是真敢惹，一惹就惹到了连我们社长、总编都喜欢有加并且容让三分的靳同义头上。要说能人，我们靳同义才是真正的能人，跟靳同义一比，小吕非就算不上什么了。我们这位新闻中心的副主任三十五岁就晋升为正高职称，目前尽管是副主任，但主任空缺，也就是说只要上面脑子一热或者心口一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扶正”他，统管我们中心。而且在我这么一个以冷眼观世著称的部下看来，靳